

从凡尔赛到拉·维莱特

——试析两个园的空间构成与巴黎城市的双重脉络

From Versailles to La Villet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Space Organization of Two Gardens and the Dual Structure of Paris City

朱雷

Zhu Lei

摘 要 从点、线、面的几何分析出发,比较凡尔赛花园与拉·维莱特公园两种不同的空间构成方式。进而联系“园”与“城”的对应关系,进一步探讨由此折射出的巴黎城市脉络中的两个不同层面。以此提出一种双重性的视角,理解和探讨城市建筑中层叠和交织的诸多方面。

关键词 凡尔赛花园 拉·维莱特公园 空间构成 巴黎 城市结构 双重性

ABSTRACT Based on an analysis on the same basic elements of point-line-plane, 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fferent space organization of Versailles and La Villette. Then, a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arden and the city is concerned, these two gardens reflect two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city structure of Paris, which, at last, suggest a dual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the overlapping or weaving complex of city and architecture.

KEY WORDS Versailles garden, Parc de La Villette, space organization, Paris, city structure, duality

中图分类号 TU98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 (2007) 01-0097-04

位于巴黎近郊的凡尔赛花园和拉·维莱特公园,可分别视为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和当代两种不同的公园景观设计范例。其中凡尔赛花园位于巴黎西南郊外的自然景色之中,占地达800 hm²,于17、18世纪路易王朝鼎盛期建成为法国的王宫花园,现在周围仍旧聚集着一些上层阶级的地产;拉·维莱特公园则位于城市东北环线边缘,曾是建于19世纪巴黎城郊的屠宰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城市改造项目中改建为公园,包括55 hm²的绿地、建筑和各项文化设施,周围则是外来侨民和中低收入者的混居地。

这两个范例,无论时间、地点还是人物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相互对立的两个不同方向。不过,从花园设计的角度来看,两者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方面,以花园自身的设计而言,两者都借助于某种几何学的工具,以点、线、面的方式来组织各种要素,虽然其空间构成大异其趣;另一方面,以花园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来说,在它们的设计中,重要的影响因素都不仅来源于花园自身封闭的内部,而是更多地折射出外部环境和时代的影响。从这两个方面,本文拟对

这两个园作一个比较分析:针对前者,分析两个园不同的空间构成;针对后者,则分析两个园在一定程度上所折射出的巴黎城市脉络的不同层面。

一 两个园的空间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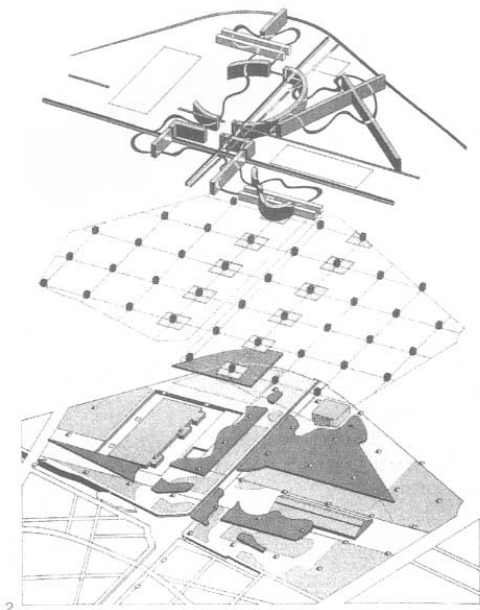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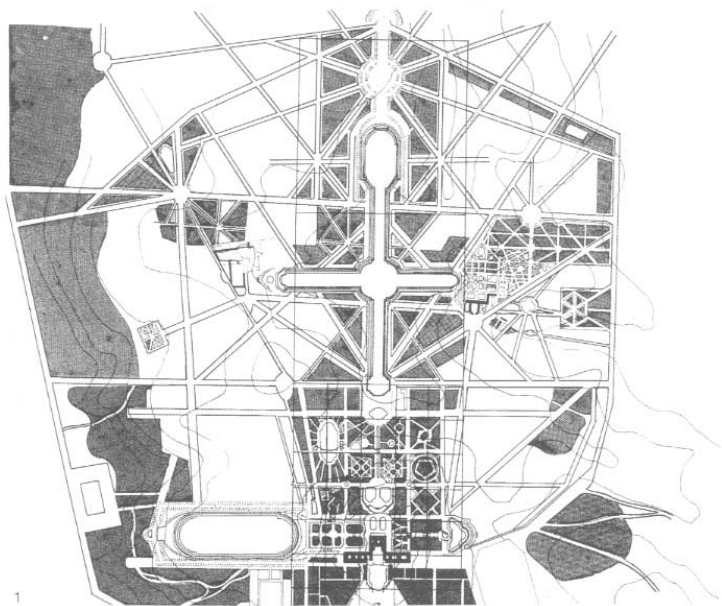
1 凡尔赛花园

对于路易十四来说,与当时巴黎市区拥挤狭窄的街巷相比,西南郊外凡尔赛的自然风光展现的是另一种开阔、无尽的空间。景观建筑师勒·诺特雷(Le Notre)通过一种几何学的工具,以那个时代刚刚觉醒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刻画”自然,以此表现出帝王之集中意志。

在凡尔赛花园,各种具体要素均被赋予抽象的几何性。从整体结构上看,这些不同的几何形式则可抽象为基本的点、线、面关系。

在这个整体结构中,点意味着中心或端点,布置着重要的雕塑、喷泉、中心对称式的花坛或水池;由点发散出线,线是轴线,由宽窄不同的道路和两边修剪成行的树木、列柱或雕塑构成;由线分割出面,这是掩映在草坪、树丛中的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绿地花园。在这里,点、线、面

- 1 凡尔赛花园平面
- 2 拉·维莱特公园轴测分解图



相互吻合，共处于一个统一的几何系统中。在这个几何性的空间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限定和生成；花园（面）的边界即是树篱和道路（线），道路交叉则是中心（点）。

除此之外，在点与点、线与线、面与面之间，还存在一个等级秩序和层次的控制：有作为整体统一因素的主要核心和轴线，并由此发散出次一级的中心和轴线，大大小小的各种绿地花园则由这些轴线所分割或贯穿，最终形成等级分明的空间层次，有主有从。在这样一种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构图关系中，各个要素，无论是一个雕塑基或一株修剪过的树木，都能在整体中找到它的位置，并通过其在整体中的融入而使两者都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强化。而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顶端，则通过特别强调的轴向张力，将路易十四的新宫殿安放于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以有待征服和控制的自然为其最终背景，这是一种无尽的、均质的空间，通过赋予其笛卡尔式的几何性而被纳入设计的视野。

在凡尔赛花园的总平面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空间组织关系：花园被涂成了黑色，映衬出

中心和轴线的关系；点、线、面之间遵循着图底关系的基本原则，相互限定；整个构图围绕着主要的中心和轴线层次地展开，形成丰富统一的效果（图1）。

2 拉·维莱特公园

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巴黎市政当局来说，位于城市高速环线边沿的拉·维莱特反映出当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另一面的问题，这里混杂了不同的功能地块和不同的人群。已废弃的屠宰场及其周边场地为重新利用提供了一个机会，以重新整合城市片段并为该地区注入新机。

在这里，建筑师屈米同样借助于几何学的工具，通过均质网格中的点阵，将不同的功能均匀散布于公园用地中——由此一反传统西方花园中建筑单体的集中布局，而展开一种结构性的布置方案（structural solution）^[1]。这一方案同样由点、线、面的不同系统构成，所不同的是：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分离而形成不同的层面，这些不同的层面不再纳入一个统一的几何空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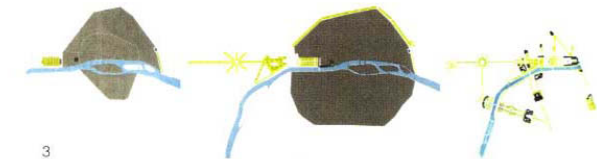
在这个结构性的布置中，“点”不再是中心，而是上述点阵，亦即一系列的“园中小筑”^[1]——设

计者在这里将其处理为由一定模数控制的醒目的红色构筑物，希望由此对公园空间的结构组织起到关键作用——不过，正如某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点阵所暗示的网格关系，更多存在于设计图解中，并不能（可能也不需要）在现场看到。“线”也不再是只强调对称关系的轴线，而是根据功能和形态各不相同。它们包括：由南北向穿越公园的运河道和偏于公园北侧的东西向廊道构成的两条模拟正交“坐标”的主通道，供大量人流通过；穿越和连接各个主题花园的一条曲折小径，这是公园漫步者的最佳选择——这两套流线系统在多处穿插交错。“面”也不再由点、线控制或分割而成，而是为不同活动内容设置的场地；根据公园的计划，有一些是原有建筑的保留，有一些是重新划分，其中包括两块几何状的场地：圆形草坪和三角形草坪——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与上述网格矩阵和主要通路相互跨越和穿插。

与凡尔赛花园不同，拉·维莱特公园的空间组织关系是通过一组层层叠加的轴测图解来表示的（图2）。在这里，不同的层面分别对应着点、线、面的不同的组织要素，并作用于不同的具体功能而

3 巴黎的轴线和林荫道的发展

- a 1600 年的巴黎。西侧的杜伊勒斯花园呈静态的方格布局
- b 1740 年的巴黎。轴线的“延伸”（卢浮宫－杜伊勒斯花园－香榭丽舍大街）
- c 奥斯曼改造后巴黎的广场和林荫道系统包括了后来发展出的艾菲尔铁塔的轴线



4 巴黎上空鸟瞰

自左而右依次为：凯旋门上空，巴黎城市主轴线；
Marais 区上空，旧城肌理；巴黎歌剧院周围街区，
几何轴线＋城市肌理

表 1 两个园的空间构成比较

项 目	背 景			构成要素			构成关系	图纸表达
	时间	地点	人物	点	线	面		
凡尔赛花园	17～18 世纪	自然 郊外	王室， 上层社会	中心	轴线 直线	几何形 （花园）	统一 层次	黑白 平面 图底 分层 轴测 图解
拉·维莱特公园	20 世纪 80～90 年代	城乡 边缘	平民， 中低收入者	点阵	各种线形 直线 曲线	各种形状 （活动场地）	分离 层叠	



形成不同的系统。这些系统各自都有所限定，或几何性，或功能性，或场地性，均有自身的逻辑，体现出一种“自律性”。不同的几何系统、不同的限定因素和不同的层面之间则是一种松弛的关系：相互交错、穿插、层叠而非吻合或对应。这里也没有所谓的层次之分，不存在一个整体意义上统一的形式系统，其背景也不再是均质统一的自然空间，而是异质性和混杂性纷呈的城市边缘空间。

现场的体验对于理解拉·维莱特公园的组织原则是有所帮助的，当然，最好是深入花园之中，而非从主要通道匆匆而过。在这里，不同的系统顺应自身的逻辑而发展，彼此之间相互分离，继而又碰撞或扭结，生成新的空间关系。在这样一些相互层叠、碰撞的系统和要素之间，穿插着精心设计的 10 个主题各异的花园，以提供各种活动；上述的步行小径贯穿其中，上上下下、曲曲折折，犹如阿里阿德涅的丝线，引领和穿越迷宫般丰富多变的空间环境；由严格的几何点阵摆出的各个“园中小筑”也随具体情境的不同而功能各异。在休息日，这里组织有各种活动，其中一项活动是由孩子们在引导之下，用一些红色的木质构件搭建他们自

己的“小筑”，并在园中选择基地将其安放。孩子们所做的这个游戏可看做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该公园设计的一个注解。

最后，可以对两个园的空间构成比较作一个简要的小结（表 1）。

二 两个园的空间构成与巴黎城市的双重脉络

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曾这样论述过公园与城市的关系：公园最能体现出建筑与自然的合一，但它却不能作为访问陌生城市的第一站；因为要理解这种含义，必须是在日常的现场体验之后，再离开它，带着相关的印记抵达公园²。在这里，自然已不只是纯粹的自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城市建筑之再现场所。园宛如城之镜，抑或城之窗。如果说巴黎这样的城市犹如一个无法一下得窥全貌的庞然大物，那么，一个有心的外来者至少可以借用这面特殊的镜子或窗子，留意窥探一番。

1 凡尔赛与古典主义的巴黎

凡尔赛花园呈放射的中心和轴线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具有张力的空间等级系统，曾被后

来许多城市所效仿，建筑理论家吉迪翁（Giedion）将其视为 18 世纪城镇规划之先声²。而对吉迪翁而言，更为重要还在于凡尔赛所显示的一种新的城市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它将政权中心置于首都郊外，巨大的建筑体量直接安置于自然之中，这被看做是解决现代城市问题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先例²。由此，则不得不提到连接凡尔赛与巴黎之间的快速大道。这条大道，从花园的另一面——凡尔赛宫正门前发出，与侧旁的另外两条道路一起发散成著名的“鹅脚形式”，再次强调出中心和轴线拉伸的关系，并最终将这种关系引入巴黎城，经由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通往老王宫（卢浮宫）。在这里，凡尔赛花园的设计者勒·诺特雷通过对杜伊勒斯花园的改造又一次实现了同样的设计思想：将卢浮宫西面原本静态的杜伊勒斯花园轴线以绿树成行的香榭丽舍大街的形式延伸出来，这一伟大的概念随即成为其后巴黎城市设计的支配性因素。美国城市设计专家培根在其所著《城市设计》一书中，通过这样一个事例说明了“地区的形式如何扎根于花园设计这样一个简单的事物”（图 3）³。

正如培根在书中所说：这种“轴线延伸”的概

念成为巴黎此后发展的支配因素。在由勒·诺特雷延伸出来的这条轴线上，排列着后来巴黎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里程碑，除了上述卢浮宫、杜伊勒斯花园、香榭丽舍大街外，相继出现的有：协和广场、凯旋门以及新建的德方斯新区。而随后由塞纳河垂直伸展出的另一些轴线，连同其他一些林荫大道，逐步与上述香榭丽舍大道交接，形成巴黎城市林荫道系统的雏形，而该系统最终在由奥斯曼实行的著名的巴黎城市改造中达到顶峰（图3）。今天在巴黎的一系列重要公共建筑，尤其是古典主义时期的经典作品，大都排列在这些大道的两侧；更重要一些的，则踞于其交点甚或终点（大多为广场）之上。

这种轴线放射状的林荫道系统置于巴黎城市旧的街巷网络之上，显示了一种新的秩序和控制力。这一点正与勒·诺特雷在老凡尔赛花园和杜伊勒斯花园基础上所作的改造设计如出一辙：将星形放射的中心和轴线体系置于原有的网状均质肌理之上，而产生出层次性的控制。

这里存在着巴黎城市结构的两个层面：其一是由林荫道和广场构成的星形放射系统，是一种高度秩序化的设计产物；其二则是旧巴黎不规则的街巷网络，更多体现了未经设计的城市的自发状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同样论述过巴黎城市的这种双重结构，并认为前者以几何性为特征，后者则以拓扑性为特征^[1]。

2 拉·维莱特与另一个巴黎

拉·维莱特公园中“竹园”（其10个主题花园之一）的主要设计者——法国景观建筑师亚历山大·薛曼朵夫（Alexandre Chemetoff）曾这样谈到花园与城市的关系：“我一直对‘如何学会都市规划’这个问题感到好奇。也许花园是学习都市形式的最佳地点？一如城市，花园总能摆脱形式的束缚；一如城市，花园成了功能进驻的场所，这里的事物随时间、季节而递嬗。设计案总有部分逃离设计者的意图，而与设计案自身相关。”^[2]

薛曼朵夫在这里所说的关系与前面培根所引的杜伊勒斯花园的例子是完全不同的。培根从勒·诺特雷的杜伊勒斯花园改造中看到的是一种设计力量的影响和控制：以外在的形式秩序施加于花园之上，由此建立其与城市的（轴线）关系；而薛曼朵夫在此关注的则是花园自身对设计意图的“逃离”，对形式束缚的“摆脱”，并由此道出其与城市设计的某种共通之处。这里所谓的共通，无疑已不是指巴黎城市结构中那些强有力的几何秩序；而是另一些始终在逃离这种秩序影响的内部力量；

这些力量来自于各种因素，相互穿透、交叠；它们游离于中心控制之外，潜伏在上述巴黎城市那些不规则的街巷网络中，或者在诸如拉·维莱特这样的城市边缘地带；都市中这些暗藏的力量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设计者的重视，只是被视为巴黎地图上的肌理（背景）或边角。

正是在这些肌理与边角中，都市表现出另一种生命力，这是各种力量和因素纠缠和消长的地方，如何释放这种活力对于传统的建筑设计是一个挑战。在屈米的方案中，点、线、面各个系统彼此分离，自成一体，分别应对不同的方面；继而又相互层叠、碰撞，产生出各种新的可能性。

在屈米的近作《事件城市》中，记述了在拉·维莱特公园建成约10年后，作者在此策划的一场焰火晚会。在这场晚会上，拉·维莱特公园的组织原则再一次在三维空间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表现：向空中施放由点、线、面构成的焰火体系，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叠合、碰撞，在现场的人群上空生成一场盛大的焰火晚会^[3]。

3 层叠与交织：双重性的思考

从凡尔赛到拉·维莱特，这大致在巴黎地图上划出了一条从西南郊到东北环的对角线，具有某种戏剧性的是：这条对角线与巴黎的城市轴线（从西北方的凯旋门经香榭丽舍大街斜向而入）恰好垂直相交，其所展开的正是一幅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巴黎城市建筑之横断面图。

凡尔赛花园虽远踞城外，却由高速干道和延伸的轴线与巴黎的核心紧密相连。或者说，它将城市中心拉出城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自然、城市和建筑联系起来，并在旧有的城市肌理之上通过轴线的控制建立起新的秩序，开创了法国古典主义的先河。与此相比，拉·维莱特公园则更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边缘：这里不再有轴线的延伸，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环线的分割；这种分割不同于历史上的城墙，它在城乡之间进行分隔的同时又产生交融。在这里，城市显示出在单一几何秩序控制之外的一面：它曾长期潜伏在旧有城市的肌理中，而由当代城市（已不再有城墙的限定）的发展所凸现出来。

上文从两个园出发对不同时期的巴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窥探，这种窥探或多或少展开了城市结构中的一些双重性因素：诸如古与今、中心与边缘、均质与异质、秩序与自由等等。尽管严格说来，这两方面的展开还不够均衡和完备，尤其是后者——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思想将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并影响当代的城市建筑，还需要一个长期的

考察。但由此引发的对城市建筑的双重性的探讨却可以成为一个有益的思路。在巴黎，不只是古与今，与此并行的（地）上与（地）下、内与外，当然，不难想像，还有左（岸）与右（岸）等等——这些不同的维度双双对立，又互为依托，它们一次次地将城市一分为二，又再次缝合起来。在这种思路下再次解读巴黎，将能更为全面深入地透视出其历史和现实中相互层叠和交织的诸多方面，它们彼此纠缠、时隐时现，构成了考察城市建筑的丰富资源（图4）。□

图片来源：图1~3见埃德蒙·N·培根《城市设计》，黄富福，朱琪译，2003；图4见Robert Cameron, *Above Paris*, 1984.

注释

- [1] 法文中原文为“folly”，按字面解释如下：城堡、庙宇之类的建筑形式，用来满足奇想或夸耀，通常喜欢标新立异。设计者在这里将其处理为由一定模数控制的几何构筑物，并被寄予某种建筑学的厚望，希望由此对公园空间的结构组织起到关键作用。
- [2] 原文中这段话被作者用来阐发一种整体上相互作用的完形理论（Gestalten），本文在这里所具体关注的则是一种在郊野自然中的关于城市建筑的折射或再现。参见Christian Norberg-Schulz, *Architecture: Presence, Language & Place*, Milan: Skira Editore, 2000, p155-156.

参考文献

- [1] Tschumi B. *An Urban Park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Paris 1979 ~ 1989.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8.
- [2] Giedion S.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fifth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3] 培根 E. N. 城市设计. 黄富福，朱琪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 [4] Schulz C. N. *Architecture: Presence, Language & Place*. Milan: Skira Editore, 2000.
- [5] 坎贝尔 B. A. 建筑LOOK 2—当代：巴黎. 王敏颖译. 台北：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 [6] Tschumi B. *Event—Citi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收稿日期 2006-06-13